

有没有短短几段却能让人腿软的小甜文？



目录

【已完结】

1.

「母后生得很美。」

我攥紧手心，看见那人低着头，眸色晦暗不明，他一边抹去唇边血渍，一边笑道，「可惜了，现在还不是我的。」

话到最后，隐隐透露出某种病态的疯狂和狠劲儿。

「以后也不是。」我小声道。

「你说什么？」他耳朵一动，狼似的眼睛就瞪过来，病白的脸色和渗人的血迹，将恶霸形象烘托了个十成十。

「没没，」我吓得一个激灵，赶紧摆手，差点咬到舌头，「是是都是都是清仓促销买一送一一本万利利欲熏心心想事成万

事如意……」

在他阴冷的目光下，我欲哭无泪地闭上了嘴。

本以为穿书就够倒霉的了，

居然还穿成了死在第三章的反派母后，

然后现在，我作为一国太后坐在地上对着反派成语接龙……

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
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

2.

我是个躺赢了的太后，因为我入宫当天还未侍寝，那个向来身体健朗的皇帝老头就在我的房门口一个跟头驾鹤西去了。

摄政王说我是个福星…啊不，是个可怜人，于是扶持小皇帝登基之时，顺手给了我个太后的位置。

我觉得他有病，

但也情有可原，

因为这本书主要就是为了虐心虐身谈恋爱，不太需要逻辑。

「母后，在想什么？」

薛准懒洋洋地支在书桌上看我练字，手指还绕着我一绺头发把玩，墨黑的发丝缠在他病白瘦削的指尖，格外暧昧。

「你总这么偷溜进来，很容易被那个摄政王杀掉的。」我趴到桌子上，用手挡在嘴边，悄咪咪地小声吓唬他。

他笑起来眼睛弯弯，也学着我的样子凑近，压低声音道：「母后说杀掉摄政王？好，我答应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不是，我没有。

薛准亲了亲那绺长发，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个餍足的笑，眉间化不开的郁色为他此刻添上两分阴鸷，他眼帘轻垂，声音又轻又凉，

「儿臣，谨遵懿旨。」

3.

自那日薛准回去后，我总是提心吊胆，生怕他哪一天搞个宫变出来，我跟着那个老狐狸摄政王一起翘了辫子。

连带着我嘴里的桂花牛乳糕都没了味儿。

几天不见那厮来这里，我心里也算有些数，再不敢胡乱出去溜达招惹。

今晚更是早早地裹了被子滚上了床，昏昏欲睡之间，我忽然想到了以前的事。

我穿进这本书的前一晚，躺在床上嚎啕大哭，哭得昏天暗地，因为男配死了。

我其实是个配角控来着。

男配死的太惨，为了保护女主被五马分尸，直到最后，女主也只是以为她的阿元哥哥是去了深山隐居，却不知那山里，有的不过只一座无名孤坟罢了。

现在想来也是心痛得很。

而关于薛准，我倒也记得只言片语。

他原是皇帝宠妃的儿子，可后来宠妃被冤枉成祸国妖星，皇帝薄情寡义，下旨把那女人活活烧死。

而这个才六岁的儿子，目睹母亲被杀之后，被送往最苦寒的边地，一囚就是十二年。

书中写，薛准小小年纪就被扔上了战场，再回来时，便已成了个，不笑、不怒、阴晴不定、阴鸷毒辣的疯子。

人们说他金丝皮囊之下，竟是腐蛆枯骨。

我第一次见他便怕得发抖，却又因为深知他的不幸不易而心生怜悯。

实在是很纠结的心境。

于是他那日骑着高头大马踏进宫门，我跟着所有人去迎接这位先帝仅剩的三位皇子之一时，摄政王等人同他明枪暗箭，层层试探。

到最后，他似笑非笑地看向拉着小皇帝站在旁边的我，他问：「这位，是我的新母后？」

我那时因为害怕一直低着头，正好瞧见了 he 手上那道长长的，还渗着血的伤口。

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深的伤，也没见过这样能挺的人，一时愣住了不知说什么。

薛准便勾了勾唇角，皮笑肉不笑，眸光寒凉不屑，「母后可也有什么话要问我？」

喔，他猜到了，摄政王要我试探他。

经他提醒，我才想起这茬儿来，本想着问他，「此战大胜，你可想要什么？」

但话到嘴边，不知怎么的，转了个弯，「此、此战大胜，你可、你、你疼不疼啊？」

这回轮到他楞了一下，抿着唇不说话。

摄政王瞪我，我手忙脚乱地赶紧补救道：「哦哦哦，你你你想要什么呀？」

薛准那双黑沉眸子直直地看向我，「要什么都行？」

我偷摸瞧一眼摄政王，见他轻轻颌首，赶紧点头。

可他却到底没说要什么，只点点头，说容他想想再来回禀。

我又猛点头。

摄政王又瞪我。

这个老狐狸！！

混沌沌地，我竟睡着了，迷迷糊糊之间，又梦见了书里许多情节，男配被杀那一段也具象起来。

我仿佛看见他因为痛苦而狰狞的脸，还有脸上那惨淡的笑。

「别哭了。」

有好听的声音朦胧地传过来，我没忍住哭出声来，直接给自己哭醒。

正好对上旁边人那张好看阴郁的脸。

太刺激了，一觉醒来看见继子躺在自己的床上。

「梦着什么了，」薛准勾起唇角，眼中冰冷一片，「母后？」

我还没缓过来，他俯身至我耳边，用下巴轻轻蹭蹭我侧脸，好像某种依恋同族的小动物。

他的声音阴哑发凉，裹着毒药似的，「母后，快让我听听，到底梦到了什么，才会叫了那么多次，我那个，废太子哥哥的名字啊？嗯？」

最后这个字像锤在我心上似的，锤的一个激灵，睡意烟消云散。

我条件反射地向后退，被他一把扣住后腰，发了狠地箍回来，我吓得一缩。

他连假笑都不再维持，手指滑上我脖颈摩擦。

「怎么，看上薛元了，母后？」

我摇头。

薛准面无表情，手下缓缓收力，敷衍地开口，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母后？难不成你是同他有什么仇怨，恨他恨得梦里也要寻他不成？」

我诚实开口，「倒也没有，就是梦见他死得太惨了。」

手停住了。

「被五马分尸那种。」

薛准缓缓拉开距离，审视地看向我。

「我梦见血糊我脸上了，他还冲我笑，那嘴里哗哗的血吐我一身还拉着我不让我走非让我在他坟上刻名，我刻薛元还不行，

非得让我刻鲁迅，这什么人啊这……」

「……够了。」

我越想越气，气得眼泪又往外涌，薛准叹口气，把我搂进怀里擦眼泪。

冰凉的指腹划过我的脸颊，像冰块似的。

薛准再也没说话。

我不知道他信没信我，只知道，他这次饶过了我。

4.

最近几天，摄政王都没有再递密信给我。

我算着离下一次吃解药的时间还远，便也乐得清闲。

说起来摄政王逼我服下的这毒药着实狠毒，半月一发作，若无特制解药，便会七窍流血而死。

每次一想到自己无辜可怜的穿书经历和身不由己、凄凄惨惨戚戚的命运，

我就不由得感叹一句：「他奶奶的！」

「殿下，什么？」正在给我梳头的婢女没听清，迟疑问道。

我连忙摆手，磕磕巴巴道：「没没没，你继续、你继续。」

「是。」

救命，这就是如履薄冰吗！

天晓得我宫里这些人都是谁的人，被摄政王发现我骂他那还了得？！！

「殿下，请您用膳。」

我乖巧地在饭桌前坐好，并拒绝了婢女的布菜。

「哎呀！」我一伸手，镯子忽然滑落下去。

旁边的婢女忍了又忍，「殿下，咱们有银针的，试毒可以用针。」

我尴尬一笑，「没有啦，我就是不小心。」

「殿下，这已经是您的银镯第十六次不小心掉进菜里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不错，观察的很仔细，

明天就给你穿小鞋！

算了我还是去睡觉吧。

我就是睡着穿过来的，说不定睡着睡着，就又穿回去了。

这回我入睡得异常的快，一个噩梦也没做，朦胧中只觉得一阵灼热难耐。

中途我唤了几声宫人拿水，却没有人应声，眼皮太重根本睁不开。

挣扎之间，我再次昏睡过去，直到……

「太后娘娘、太后娘娘……」

我迷迷糊糊地醒来，便看见一张放大的脸，我被吓了一跳，刚想开口，却发现嗓子沙哑得很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「殿下，您可算醒了，二殿下马上到了，咱们赶紧收拾收拾逃命去吧！」

「……啊？」

我差点以为自己又穿了本新小说。

那婢女打扮的人一脸恨铁不成钢，「娘娘，若是被二殿下看到你如此不成体统，是会杀人的！」

我理智反驳，穿书之后头一次说话这么大声，「你这话就过分了，薛准不是这样的人。」

「殿下你把他想的太善……」

「成体统的人他也没少杀啊！」

「……」

婢女一时无语，我支起身体打量一圈，确实还是太后宫中，只不过不知何时到了偏殿。

醒转不过片刻，一阵奇怪的感觉袭上全身，神智逐渐不甚清明，身子发重发热，心头软肉好像被猫爪抓挠似的。

「殿下，我已经收拾好细软，也已经打点好侍卫宫人，你跟我走，我们逃出宫去，方能保命啊！」

逃出宫？！那薛准不得扒了我的皮？！

「可是……我为什么要逃？」

「殿下！」婢女一脸欲言又止，无法明言的模样，「你、你这副模样，二殿下一定会杀了你的！」

我一愣，心底隐隐觉得不对，于烧灼难耐、急促呼吸之间，我艰难回头，终于看见旁边，

一个男人，赤裸上身，躺在我的床上。

淦，这床是有什么魔法吗？！一天长一个新男人？！

搞批发的吗？！

「殿下，您别再犹豫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」

婢女还在催促，门外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

「二殿下，我们殿下刚刚睡下…」

卧槽，薛准！

我想起身，没成想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在地上，婢女把我扶到窗口，支起窗子，果然有个侍卫模样的人在外边侯着。

一面是心狠手辣、脑回路不正常的反派，一面是不知道什么情况的陌生人。

救命！

婢女推着我半边身子，同时催促侍卫搭把手，我一抬腿，旁边的花瓶哐当一声倒在地上。

「什么声音？」

「二殿下……」

「滚开！」薛准的声音顿时变得清晰，透着一股子阴狠暴戾，
「母后！」

没等我回应，哐的一声，大门立刻被踹开。

薛准那张阴郁、裹着煞气的脸，出现在我眼前。

……哦吼。

5.

我一脚蹬开那女人，踉跄着扑进浑身气压十分不对劲的薛准怀里。

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反正这里向来全是他的人。

「薛准救命！他们要绑架我！」我往他怀里使劲儿缩缩，开始告黑状。

那两人早已被冲进来的侍卫按住，此刻见我如此便猜到我刚才故意发出响动，引人进来。

那女子恨得不行，慌忙狡辩，「二殿下，奴婢冤枉！是太后她私藏男人怕被人发现才指使奴婢……」

「卸了她的下巴。」

薛准眼神一凝，侍卫立刻下手，女子再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
「别看。」

女子难以置信，我有些瑟缩，把头埋在他胸膛，不敢再乱看。

我感觉到薛准目光转移，到了荒唐的床榻之上，他的手几乎是立刻，便紧了几分。

要命！

我慌张摇头，手指紧紧攥着他腰间布料。

他实在太白了，病态似的苍白，于是此刻，他发红的眼尾便被怀里的我瞧个一清二楚。

薛准生气了。

「真不是！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睡着了……」

太后私通，可是大罪！

我怕的要命，越说越委屈，声音越哽咽。

薛准垂眸，眸中神色晦暗不明，只吩咐手下把人，再连带着床上那个没醒的，一齐拖下去。

手下应声后，他面无表情地伸出手，细致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，一言不发。

书中没写过，但此刻的薛准，看向我这个所谓母后的目光中，掺杂了某种难以界定的情绪。

我只觉得他处于盛怒边缘，却破天荒地，克制自己，不要发疯。

「好了，」薛准稍稍松开对我的钳制，哑声道，「我看得出，这是什么局。」

是了，他怎么会看不出呢。

那些人以为自己能利用他关心则乱，但实在是小看了他。

于那样血海浮沉之中活下来的人，心中不可能只有私情。

刚才还没太大感觉，此刻我放下悬着的心，便感觉到皮肤像被灌了热油似的，滚烫焦躁，我不由自主地将胳膊缠上他脖颈，

触碰到他身体的一刹那，像是被他偏凉的体温安抚似的，我神智竟然有些许的清明。

迷离恍惚间，我看见薛准眼睛发红，呼吸好像乱了一下，他声音哑得勾人心痒：「药？」

我接不出话，只觉得整个人都要被烧着了，皮肤接触如饮鸩止渴，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滑下，探进他肩膀处，轻轻一抬，披着的大氅便滑落半边。

没再任由我放肆，薛准把我用大氅一卷，像一条长寿司似的，抱出了门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我感觉到仿佛被轻轻放下，我挣扎着睁眼，是我平日里住的寝殿。

薛准要走，被我攀住脖子。

下一秒，有冰凉的吻落在我挣扎间暴露在外的锁骨上，吻逐渐变得细碎，一点一点的挪下去。

「母后……」

耳边传来再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我一面难以忍受身体里的躁动，一面又为自己的姿态感到羞耻委屈，没忍住落下泪来。

似乎是感知到我的眼泪，薛准沉沉地叹了口气，又是一吻落在我下颌骨边，轻柔且小心翼翼，却带着不甘心的力道，

「……算了，纵你这一回。」

6.

冷水浸过我胸口，缓解身体燥热，寒意如同渗进我骨缝似的，冷得扎人，恍惚间，我竟还感觉到有冰块砸到身上。

温度终于降下来，我迷迷糊糊地挣扎几下，脑袋差点滑落进水里，被窒息感逼得猛地睁眼，

「哎呦！啊啊啊下冰雹了？？！！」

「……」旁边正往浴桶里扔冰块的宫人被我吓了一跳。

我俩面面相觑，

下一秒，薛准大步走过来，长臂一捞，把我从水里拎起来。

他胳膊从我腋下穿过，我抹一把脸上的水，顺其自然地搂上他脖颈，任由他把自己拎出浴桶。

我的神智逐渐回复，便不由自主地开始感到尴尬。

换掉湿衣服之后，我缩在床上，用被子给自己围成一团，看薛准吩咐宫人准备热水。他今天的衣裳是黑色的，但不难想到胸口处肯定被洇湿了一片，我有些过意不去，小声叫他：「薛准！」

他听见了，轻轻挑一侧眉，俯身靠过来，笑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伸手攥攥他衣襟，果然湿了，「你把这衣服脱下来吧。」

薛准愣住片刻，蓦然笑起来，一撩衣摆坐到榻边，手指习惯性地勾起我一绺头发把玩。

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一方面是他莫名其妙的笑点，另一方面就是他对于我这个便宜母后异样的亲昵，

就好像，在逗弄一只漂亮的雀儿。

我皱眉，攥住那绺头发往回拽，没拽动，薛准笑意中添了几分愉悦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又是使劲一拽，

那只手竟然轻易地松了力道，被我一撤，薛准懒洋洋地顺势倾身过来，胳膊隔着被子环住我半边，

我呼吸微窒，连忙要松开头发往后退，却被薛准另一只手捉住，他本攥住我的手腕，我挣扎不开，那手竟然顺着滑上我的手掌、手心，撑开手指，

那只修长白皙且骨节分明的手，缓缓与我十指相扣。

缱绻暧昧，惹人心慌。

「母后，」他慢慢拉近距离，笑意不减，长长的睫毛微垂，
「要儿臣在这……脱衣服？」

这听不懂人话的变态！

我侧头避开他略显灼热的呼吸，脑海中难以控制地想起刚才神志不清之时他落下的那个吻。

「不、不是，你别脱了，」我咽了口口水，不甘心显得太弱势，于是话锋一转，恶狠狠地小声道，「湿死你！」

薛准笑出了声。

「禀殿下，热水准备好了。」

屏风外传来宫人声音，我如蒙大赦，赶紧推开他要往床下跑，没成想身子一轻，天旋地转之后，已被他拦腰抱起。

烦死了！

薛准到底有没有点身为反派的责任意识？！

现在不去走剧情，反倒在这跟只花孔雀似的来回晃悠什么！

我敢怒不敢言，乖巧地抬腿迈进热水里。

半晌，屏风后的人终于起身，推门出去。
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一股疲惫感袭上心头，伴随着心口若隐若现的疼痛。

摄政王的毒药高明得很，平日里根本看不出来我与常人的差别，只有在身处过热环境的时候，才会有所感觉，心口如同被小虫啃食一般。

我捧一把热水捂住脸，感受皮肤接触到热水后的舒缓。

书中的一切总让我感觉不太真实。

我想回家。

我摸不清这里的局势，只知道故事的最后，摄政王兵败，女主会把薛元推上那个位置，然后和男主归隐山林。

薛准是个反派，更准确的，是个勉强算局外人的角色。

他是个疯子，他喜欢搅混这一池子水，但他也活到了最后，和他的军队一起，永驻边地。

他们都有自己的归宿，只有我，前路迷茫，不知何时就丧命于某一次算计。

热水浸泡的皮肤微微发红，胸口痛得厉害。

我闭眼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

我想自己最好不要、或者说不能，只做薛准的雀儿。

7.

「我没搞明白，你到底把药下在哪里了，我明明没喝酒，也没吃什么糕点汤食。」

我沐浴过后，薛准拎了那婢女扔进殿里，供我解惑，自己则懒散地倚在我旁边的凳子里，自己给自己剥葡萄。

「要说下在菜里的话，」我手握拳抵在下巴处，陷入沉思，
「我为了安全每顿都备十八道菜，你怎么确定我一定会吃那一盘？」

「……奴婢下在了酱肘子里。」婢女显然已经被逼了一番供，
此刻抖如筛糠，恨不得把作案动机和经过一股脑全倒出来，
「娘娘每顿都要吃两个酱肘子，所以奴婢猜测此法或许可行。」

「……」我惊了，电视剧实在误人，春药竟然还能下在酱肘子里！

「两个？」旁边剥葡萄的薛准嗤笑出声，伸手捏捏我耳垂，
「你倒是好口福。」

我心头火起，躲开他的手，抓起两颗葡萄就塞进他嘴里，以供泄愤。

薛准也不恼，囫囵咽了下去，一边剥葡萄一边问我，「母后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」

我摇头。

他头也没抬，仍笑着道，「拖下去吧，剥了皮给她主人送去。」

主人？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已经有人迅速地捂住那婢女的嘴拖了出去。

等等，剥什么？

我怔愣在原地僵坐，脑中轰鸣一阵，从心底漫上彻骨的寒意。

薛准说，剥了她的皮。

活人皮。

是了，是了，这才是薛准，

是原书中那位阴狠毒辣、啃骨嗜血，于无数次的战场上活下来的二皇子。

我不过是侥幸的得了他片刻的兴趣，成了他笼里一只听话的雀儿，此刻方能在他眼皮底下安然无恙、甚至偶尔逾矩。

薛准不是我的保护伞，他是我的毒鸩酒。

「渴不渴？」

身子不由自主抖了一下，回头，薛准正捏着那颗剥好了的喂至我唇边，就像他刚才只是在说葡萄一样。

我咽了口口水，顺从地咬住那颗葡萄，唇不小心碰到冰凉的指尖，吓得我赶紧把葡萄叼走。

薛家人都不正常。

薛准此刻竟显得格外愉悦，指尖轻点我唇角，恶作剧似的故作不舍，「母后，那……儿臣告退？」

我不敢抬头看他，只能点头。

他起身推门而出，半晌，脚步声一点也听不到了，我如卸了力似的，瘫在美人榻上。

活着……真难啊。

8.

我是在御花园里放风筝时碰见女主的，风筝挂在亭子旁边的树上，我追过去时，她正坐在亭子里，不知和对面的人在说些什么。

走近了，我便多看了两眼那个背影，隐隐觉得像某个人。

「臣女杨舞，参见太后娘娘。」

女主机灵得很，余光瞄到我过来，立刻起身行礼，不见丝毫轻视怠慢。

她对面的人此刻也转过身来，微微一鞠见礼。

「儿臣见过母后。」

废太子——薛元。

长身玉立，眉目清朗，端得是如玉公子。

他眼睛大，便显得善良无害，同二弟薛准、三弟薛亥都不同，是让人看了就觉得亲切的温润长相。

我略有些局促，偷偷问身边宫人，「我该说啥啊？」

宫人还没等说话，女主声音压低偷偷告诉我，「说免礼。」

我清清嗓子，照葫芦画瓢，「免礼。」

「是。」她笑得眉眼弯弯，「树上的可是殿下下的风筝？」

我点点头，

薛元果然善解人意，立刻便提出他来找人帮我弄下来，我高兴得很，一通道谢。

两人十分好相处，一来二去，我们竟聊了一整个下午。

虽然有些疑惑，他们俩一个废太子、一个丞相府庶女怎么能在
这跟没事人一样同我闲谈，但我也没太在意。

傍晚的时候，我满心愉悦，拎着失而复得的风筝转着圈跑回自己寝宫，快到门口时，宫人们忽然停住追我的脚步，各个如见阎王似的，纷纷跪在地上。

我心中暗道不好，回身一看，

果然，薛准一身黑袍，立于门前，面色黑沉，薄唇紧抿，目光阴鸷，眸中是如不久前那次他深夜闯进我宫里，一身酒气地吻我，被我咬了之后的、病态的疯狂。

.....

救命，反派好像来大姨妈了怎么办？！

在线等，非常急。

9.

我条件反射地把手背后，如同逃学途中撞见班主任站在网吧门口。

薛准眸色深深，面无表情地盯了我一会儿，直盯得我如芒在背之时，他突然抬腿走过来。

我还没来得及往后退，他长臂一捞，直接把我打横抱起来。

对方明显可见怒气，手掌无意识地使力，我腰间和腿弯痛得厉害，强忍着不敢出声。

进网吧……啊不，进寝殿后他踢上房门，几步迈至床榻，将我轻轻放到里侧。我怕得很，僵硬着身子躺到床上，心底直发慌，脑袋里全是一会薛准发疯要掐死我的幻想情景。

「你抖什么。」薛准忽然冷笑一声，声音发涩。

「……我、我有点冷……」

他眼皮微垂，手指顺着我下颌线滑过，最后按到我下唇上。

许是我的错觉，这根略有薄茧的冰凉手指，似乎在微微颤抖。

下一秒，薛准翻身上床，直接躺在我旁边，将我搂进怀里。

他搂得很紧，我甚至有些喘不上气，他微微侧头，埋进我脖颈处轻嗅，呼出的热气拂过皮肤，激得我侧头躲避。

「母后，还冷吗？」薛准的吻轻轻落下，声音软得像是真信了我的鬼话似的。

我没吭声，

过了许久，我差点以为他要睡着了的时候，他忽然低哑出声，「胆子真大。」

我屏住呼吸，听他继续道，「同他聊的开心吗？」

这不废话么，肯定开心啊！

我猛摇头，「不开心不开心，烦死他们了！」

「不开心……」薛准轻嗤一声，「怕我吗？」

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感觉说怕或不怕都不对，只能继续装死。

「你应该怕我，你们都应该怕我……」薛准停顿了一下，忽然显出疯意，笑出了声，「可是母后，怎么这么吓你，你胆子还这么大？」

「你就不怕，」他声音骤然阴狠，「我再从你身上剥一层美人皮？」

我吓得一抖，

「我死了，你又怎能好过？我怎么会让你好过？！」他情绪开始失控，疯疯癫癫道，「我要你陪我！陪我一起死！你们所有人都要陪我一起死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」薛准情绪起伏太不稳定，此刻又失了所有狠劲，把脸完全埋进去，像是同我取暖，「我习惯了，母后，我习惯了，你别跟我一起死，你不能死……」

像是在哄我，又更像是哄他自己。

「没关系，阎罗殿我自己去，刀山火海我也自己过……」薛准疯魔极了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说话反复，「我向来是自己的，没关系，我不多要，不是我的我不要……」

不是我的我不要。

这句话听得我心中蓦然一痛，

薛准要的是什么呢？

想必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，原书里他疯疯癫癫，什么都要掺一脚，又什么都不要。

离开家的那时候，他才几岁呀，是还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突然就要杀了母亲的年纪，是应该同两个兄弟一样读书玩耍的年纪。

他要什么呢？

要为母亲报仇？老皇帝和那帮老臣早就被摄政王抢先下了手。

要夺皇位？他从来想要的也不是从孤独的边地走到另一个更孤独的位置。

要什么呢？

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但他记得，不是他的，他就不要。

没来由的，我鼻尖涌上一阵酸劲儿，

是委屈，替他委屈。

「薛准，」我终于开口，一面骂自己自不量力地心软，一面又忍不住的可怜他，「我陪你吧。」

他的身体僵住，一句话也没说，

我伸手试着抱住他，轻轻摸摸他的头发，「你对我好，我陪着你。」

「我能活很久，能陪你很久的，」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摄政王给我下的毒，斟酌道，「就算活的不久，也能一直陪着你啦。」

薛准手臂收紧，仿佛要把我整个人嵌进他的骨骼里，「是我的了吗？」

小可怜的模样，我心疼坏了，赶紧哄道，「是，是了。」

他似乎笑了一下，声音压低，一字一句道：

「是我的，我要。」

10.

自那日薛准发疯之后，我有一段时日都没能再见到他，

却等来了摄政王的密信。

摄政王，邀我于御书房一见。

赴约那日，我穿了身轻便的白衫衣裙，跟在宫人身后，一边走，一边感叹摄政王这人的大胆。

御书房，可是皇帝的地方。

想到此处，我眼前忽然又浮现出薛亥的那双眼睛，瞳仁黑得纯净，见人就笑，从来也不见生气模样。

「殿下，到了。」

宫人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，我点点头道谢，然后推门进去。

屋里有些暗，可能是没开窗的缘故。

「苏、绊、雪。」

我迟疑一瞬，回头，正好看见摄政王齐辙，此刻正立于一副画前，看得认真，甚至一个眼神都没分给我。

这名，听着就感觉马上得摔个屁股墩儿了。

代入感太强，我已经开始觉得疼了。

「见过殿下。」我手心微汗，像模像样地福身行礼。

他施舍我一个眼神，「你过来，同本王一起看看这幅画。」

我迟疑一瞬，有些紧张地挪过去看画。

.....

我惊了，

这画里.....

我惊疑不定地看看画又看看他，看看他又看看画，

这画里正他妈的是前两天还躺我床上叽叽歪歪的小疯子——薛准。

救命，

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，

阿这，这不是，这什么意思？

摄政王起码得四十了吧？？

这是什么？

老牛吃嫩草，反被嫩草手起刀落，

打一词语——牛皮。

正当我头脑风暴之时，摄政王似乎是被我莫名其妙又诡异的眼神看得有些烦躁，他皱眉道，「苏绊雪，你觉得这画中人如何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是要我夸吗？

是要我夸你暗恋对象吗？

夸可以，但祝福不行，你俩不合适，真的，我不同意这门亲事。

「挺……」我神智混乱，深吸一口气，艰难道，「挺好看，挺带劲。」

摄政王一脸不可置信，那眼神仿佛在怀疑我的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一样。

「苏绊雪，」他声音都提高了几度，「你真是越来越放肆！你跟薛家崽子搞到一起的事，我看在也算对本王有利的份上，姑且饶你一命，如今你是不想活了？！」

「我不是！我没有！」我惊恐万分，连连摆手。

「莫不是……」对方眼神微眯，冷笑一声，「你觉得那狼崽子势大，有当皇帝的命不成？」

我福至心灵般，突然想通了其中含义，

原来他是想敲打我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啊，

我长舒一口气，

首先，谢谢你，摄政王，就算我都废物这个熊样了，你还能坚挺地同我走剧情。

其次，你又不考教资，你整这一堆没有用的干什么玩意？！还用画画导入课堂呢你？有病吧？

「殿下饶命！」我哐当一声跪下，「奴婢绝没有这种心思！薛准绝对当不了皇帝！」

摄政王冷笑，

我跪直身体，伸出三指，「天地明鉴，若我有一丝私心，想让薛准夺位，便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！」

反正薛准人家本来就没想当什么劳什子皇帝。

「行了，」摄政王厌烦地一挥手，「谅你也不敢，本王此次叫你来，是有别的事。」

「看你这幅样子，倒叫本王想起了自己年幼时，也需仰人鼻息过活，」他坐到书桌后面，「苏绊雪，你想成为真正的太后吗？」

来了，

饼来了。

这熟悉的铺垫让我不由得想起穿书前，公司里那位摊饼十八年手艺相当娴熟的老领导。

谢谢，吃不下了。

礼尚往来，我也拿出了我吃饼十八年，且相当娴熟的手艺。

战战兢兢，热泪盈眶，声音向往，

「奴婢……奴婢真的可以吗？殿下。」

……这和问我想不想守寡有什么区别？

谢谢，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。

11.

走出御书房的时候，正是烈日当头，我却心生疲惫，懒得抬手去遮。

恍惚间听见宫人碎语，对我指指点点，零星听见「太后」、「小皇帝」、「笑话」几个字。

我斥她们一声放肆，却被她们嬉笑着敷衍过去。

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

于是我便也不再出声，提起裙子走过，经过她们时还隐约听见她们小声嘲笑。

「还真摆起太后的架子来了，什么东西……」

我翻个白眼，不再搭理她们。

心里数着，一步、两步……

果然，在转角处看到了那个小脑袋。

薛亥。

「母后！」他笑起来，眼睛弯弯，仿佛永远没有什么烦心事。

我并不意外，原书里，薛亥最喜欢跟在摄政王屁股后面，有摄政王在的地方，不远处也必然有他。

「参见陛下。」我福身行礼。

薛亥沉默片刻，似乎有些局促，期期艾艾地喊我，「母、母后……」

身后传来宫人们的笑声，我不甚在意，伸手替他整理衣裳，「亥儿，你是皇帝，是君。」

他这次沉默得很久，终于开口道，「母后，我真的是皇帝吗？」

「是。」我没有丝毫迟疑。

「太好了，」薛亥缓缓笑起来，眼睛里是前所未有的光彩，
「我想当皇帝，母后。」

你会是位前无古人的皇帝的。我这样想着。

过了会儿，我同他分开，脚步却愈发沉重。

终于回到寝殿时，有宫人迎上来，同我禀报说今日薛准来过，
知道我去找小皇帝了之后便走了，留话说一会儿再回来。

我点点头，屏退她们，自己在寝殿里等。

日头快下山的时候，薛准终于来了，他总是裹一身玄黑大氅，
哪怕有时候，穿着轻薄衣衫的我走在外面甚至会微微出汗，他
依然面不改色。

「在等我？」

薛准似乎心情不错，一进门看见我就笑。

我点点头，故作玄虚，「你猜我今天去干嘛了！」

他坐到我身侧，挑眉道，「和薛亥玩。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？」

「我去见摄政王了！」

薛准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笑容渐冷，「嗯。」

我不甘心，「你不好奇他跟我说了什么吗？」

「难不成你是要告诉我？」薛准似笑非笑，捏捏我耳垂，敷衍道，「好了，母后，今晚用膳了吗？」

我皱眉，打开他的手，「你快问我快问我！」

薛准无奈，「行，那他和你说了什么？」

「哼哼，」我得意地往后面一倚，「你求我我再告诉你。」

他没忍住嗤笑一声，「来人，布……」

「哎呀烦死了！」我去捂他的嘴，「我把她们都支走了，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送饭的！」

薛准似乎是叹了口气，轻轻啄一下我手心。

我眨巴眨巴眼睛，收回手把脸凑过去，这回他愣住了，有一瞬间的不知所措。

有点尴尬，

我赶紧假装是去看他衣服上的脏东西，伸手胡乱拍拍，岔开话题急声道，「我当然是要告诉你啦！」

「……嗯。」薛准似乎有些神游天外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我又开始得意，像同班主任打小报告一样邀功，「摄政王这狗男人让我给你的酒里下毒！」

薛准不可置信，欲言又止。

这个反应极大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

「就在过两天的宴会上，当着邻国使臣和大家的面，让我哄骗你饮酒，刺激你发疯。」

我得意忘形，「没想到吧？」

薛准楞了半晌，忽然笑了一下，又敛得很快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逐渐变得炽热滚烫，烫得我有些手足无措。

「是，是没想到，」他突然伸手，扣住我后腰，整个人向我倾斜过来，声音有些不稳，「意料……之外。」

我条件反射地把手抵在他胸膛，有些紧张，不知道他突然怎么了，是太感动了？怎么这个人的感动跟别人都不一样？！

「母后……」薛准嗓音暗哑，如烧喉烈酒，迷人心智，他轻轻笑一声，鼻音像羽毛似的落在我耳边、心尖。

我慌乱极了，结结巴巴地问他，「你你、你想干什么？！」

「……我啊……」他眼皮微垂，声音压低，哄骗似的，

「我想听点别的，从……你这张嘴里。」

12.

说实在的，大部分的时候，对我而言，薛准都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只有极少数时候，他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。

比如上次，比如此刻，

我挂在他身上耍赖，让他宴会时坐在离我近的地方，被对方无情拒绝。

送头面首饰的宫人候在门口，我撇撇嘴，跳到地上，薛准一手要扶我，另一手隔开桌角，我正赌着气，便躲开他的手，转身去唤宫人送东西进来。

他就在我身后笑着叹气，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为了这个宴会，我选了套最配我的首饰样式，工匠于前几日打了出来，试的时候我觉得有些重，但为了漂亮，还是为今日选了这套。

我任由宫人梳妆过后，问薛准，「好不好看？」

「好看。」他倚在旁边，眸光像沁了水似的，落至我心里。

我学他以前说话，「什么？你说我是绝世美女？」

「好吧，我同意了。」

薛准笑出了声，又习惯性地伸手捏捏我耳垂。

窗外的风吹过树叶，哗啦作响，阳光洒进来，我恍惚间竟觉得岁月温柔。

就是这天阴得太快，

宫人扶我落座的时候，外面已是风雨交加，我坐于上席，旁边是小皇帝薛亥。

他仿佛有些困倦，一拳支着太阳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摄政王说话。

我还是头一次见这种大场面，有点像以前公司开大会，但比那个更紧张一点。

我偷偷瞄薛准一眼，他本来面无表情的脸上便添了些安抚意味，我心稍定。

「母后。」薛亥突然出声，吓了我一跳。

这个才十三岁的少年顿了一下，同往常一样笑起来，眼睛很亮，「母后，你怕什么？」

「……」我扭头，避开他眼神，「刚才在想事情，突然吓了一跳而已。」

薛亥垂眸笑一声，不置可否，转头同宫人道，「大哥好像不善饮酒，去，端杯醒酒汤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我手心一紧，条件反射地抬眸看薛元，他还是温和可亲的样子，只不过略略有些醉意。

薛亥没说话，又迷迷糊糊地仿佛要睡过去似的。

我同身边婢女使了个眼色，她会意，偷偷下去。

这是薛准为了保护我，精挑细选后特意插在我身边的人，十分好用。

没过一会儿，我便看见她出现在薛元旁边，按下那碗醒酒汤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「呵……」

身边人轻声冷笑。

我心一沉，不敢转头。

「母后，」薛亥声音压低，梦呓似的，「好心肠啊。」

我手心渗出冷汗，咽了口口水，没有应声。

「但是……」他的声音好像更迷糊了，可说出的话却仿若冰刃扎进我心里似的，「你保得住一个，还能否保住，第二个呀？」

我呼吸一窒，一股恐慌感划过全身，我猛地转头看向薛准的方向。

他还是那副冷漠阴鸷的神色，正从宫人手中接过醒酒汤。

怎么会？！

不该、不该……

这次宴会薛亥的目标明明是……

难道是蝴蝶效应？！

不行！

此刻身边没有人能用，我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，惊慌之下，我直接站起身喊出声，「别喝！」

众人的目光一下凝过来。

……

晚了。

还是晚了。

我一瞬间有些站不稳，勉强不知扶住了什么东西，半边身子却依然软下去，

此刻我根本听不见众人纷乱，只能看见薛准难以置信的目光、他唇边缓缓划过的血线和……猛然倒下的身体。

「你妈的……」

我的声音艰难地挤出嗓子眼，混在嘈杂的人声中如泥牛入海，薛亥却好像清楚地听到了，他站在我身边，满意地欣赏我此刻的神情。

「……薛、亥，」我失了所有力气，眼眶酸涩，一腔郁气凝结在心口，「你……你他妈的，真是，够狠……」

薛亥笑起来，一如往日里天真，落在我眼里却只余残忍，他用只有我能听见的音量道，「多谢，母后夸奖。」

我失去意识的最后一个念头：

薛家真的，没有一个正常人。

13.

厚厚的云层裹着刮人骨头似的冷风，浓浓的在天上滚了好一阵儿，是要落大雨。

我站在寝宫门口和侍卫对峙。

「殿下，」侍卫面容冷硬麻木，仿若我不是个活人，只是个物件，「陛下口谕，您不得擅自离开寝宫。」

「……薛准在哪？」我手心出汗，攥着裙子，心里七上八下。

距离宴会已经一天一夜，不知是否刻意为之，我宫里婢女都在传「薛准暴毙」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

他是、他是那种，一看就不会轻易死掉的反派啊……

「二皇子暴毙，不日安葬，入皇陵。」

我听见声音猛地转头，

是薛元。

他一身素衣，面色疲惫。

我心中骤痛，眼眶酸涩，呼吸发窒。

他见状叹了口气，「殿下节哀。」

「入你妈的皇陵。」我一字一句道，「他不许入皇陵。」

薛准活着，摆脱不了这个吃人的宫廷，难道死了，还要和那个父亲埋在一起？！

薛元似乎是有些惊讶，眉微抬了抬，随后皱起来，「殿下，不可妄言。」

「狗屁妄言，」我深呼吸抑制声音哽咽，冷笑一声道：「什么东西，也配让薛准入。」

「殿下！」

「你们薛家的东西！」我再也忍不住，声音染上哭腔，愤怒之下神思混乱，「你们薛家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离、离薛准，远一点，无论他活着还是死了，都离他，远远的……」

「……至少，让他过好下半生啊……」

我转身，缓慢抬头，无望地看向这恢宏宫殿的雕花木窗、这建得高高的好像压在人心上的房顶、这吃人皇宫里小小的一片天……

这句话也不知是跟谁说，跟他们说，也更想跟自己说。

我啊，我明明知道那么多情节，怎么还是没能让他过好下半生啊……

恍惚间，好像有人扶我进了屋，我扭头看，是忧心忡忡的薛元。

他扶我坐下，低声道，「殿下，你糊涂了。」

我楞楞地看向他。

「殿下，」他似乎斟酌许久，终于下了决心，「二弟战功赫赫，但他手段也确实过于狠辣，屠城等事暂且不说，前几天殿下宫人被杖毙之事……但望殿下切莫被私情蒙蔽双眼。」

「杖毙吗？」我痴痴地想了一会，又笑起来，「不是……被剥了人皮呀。」

「……殿下？！」

「你知道其中原因吗？」

「略有耳闻，那宫人受人指使，想使计构陷于您，于宫里传一些风言风语罢了，没有成功。」

「风言风语，」我咀嚼了一下这几个字，笑出了几滴眼泪，心生疲惫，淡淡道，「她若只是想构陷于我，又何必真的下药呢？」

薛元僵住，一时无言。

「不是的，」我摇头，继续道，「她是想生米煮成熟饭，她想让那个男人强暴我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倘若那日中计的是杨舞，」我特意停顿一下，欣赏他此刻的表情，「你也会觉得过分吗？」

「倘若被她计策得逞，你冲进去时杨舞早已中计，名节尽失，你还会觉得，我此刻是春心萌动，被薛准蒙蔽吗？」

「她、她为何如此歹毒……」

「太后淫乱后宫，二皇子定然会行为失德，或许还会加上条教唆年幼皇帝，摄政王清君侧便师出有名，等我们都死了，再找个夜里闷死你这位废太子，你说，她为何如此歹毒？」

「薛亥……薛亥自小聪敏明理，并不是个甘心任人拿捏的……」

我再也忍不住，声音沙哑，「你还在指望薛亥？！他就是太聪明了！等哪一天你死在他手里也未可知！」

「殿下！切莫胡言乱语！」

「薛元！那碗醒酒汤还不足以让你长记性么！」

薛元那一刹那仿佛被抽干了神采，楞楞地坐在对面椅子上，十足的疲惫。

我的人告诉了他醒酒汤里的东西。

那天，不是薛准，就是他。

「我并不是个善良的人，也没有什么像你一样以德报怨的习惯，」我起身，冷冷道，「我不会愿意让害我的人有什么好下场，他们最好手段高明些，否则如果我能，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比我痛千倍百倍的代价。」

他许久都未出声，我转身就要推门出去，指尖刚碰到门，就听得后面的人低低出声，

「可是……她毕竟没有成功……」

我再也听不下去，推门而出。

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她既然选择这条路，就一定清楚如果失败是什么后果。

.....

「母后。」

门外，薛亥还是同御书房遇见时一般的天真模样，笑吟吟地看我。

「您看，」他笑容更甚，这甜腻笑容里像隐含着致命毒药，倘若裹着蜜糖的毒针，「我这位哥哥啊……总是这么讨厌，自以为是，善良又无能，仁慈又愚蠢。」

我没说话。

薛亥从小就讨厌和他一同在宫里的薛元，那个无忧无虑，可以善良的薛元。

所以，原文番外里，他篡位的第一天，薛元就被施以极刑，五马分尸。

这一家子，哪有什么正常人。

14.

「母后的棋艺真是……」薛亥支着下巴笑，眉眼弯弯，清哑的少年音色，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」

我心底空荡，只觉得疲惫麻木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「那今日便到这，」薛亥起身随手整理衣袖，敷衍道，「儿臣告退。」

我闭眼，咽下一口口水。

「薛准……」我感觉到他停下了脚步，继续道，「薛准……没死，是吗？」

他沉默许久，直到我睁眼看他，他面无表情的脸又迅速挂上假笑。

「母后，你不是还活着么？」

我一时间没太明白他的话，估计他也看出了我过于明显的疑惑，于是又开口，「自己的命才最重要不是么？母后，皇宫这种地方，可容不下您那无用又泛滥的善良。」

「我不是善良，」我认真道，「我只是在乎薛准。」

薛亥的笑便如同被冰封住似的，僵硬一瞬。

「真没想到，」他表情略凉，唇边弧度渐小，「二哥也算是有人真心待他。」

薛亥是比较凉薄的长相，眉略细，单眼皮，丹凤眼眼尾上挑，薄唇，唇色又偏浅。

平日里笑得时候看着清朗天真，不笑，便显得矜贵且冷漠。

之后许久没再有回应，

我叹口气，放弃了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准确消息的想法。

「你也有的。」我转回头看棋盘，低声道。

「……是么？」

我点点头，因为我知道剧情，

所以知道薛元有前半生的顺遂平安和皇帝的偏心宠爱，知道薛亥身边有将他视若神明倾心相许的暗影子和至高无上的权力，

也知道，薛准只有一场又一场的战争，和永远都需要守护的边地。

薛亥不知有没有当真，只是沉默着推门出去，再也没说什么话。

可能是腿坐久了有些麻，我想起身，却一个踉跄摔在地上。

薛元早已被摄政王的人带走，此刻这寝宫里，只有我一个人。

孤寂和恐惧便被无限放大，

可怕的紧。

「殿下。」

帘子后出现一道声音，吓得我一个激灵，刚想往外跑，门突然被关上！

一个面生的宫女出现在大门处。

正当我惊疑不定之时，她突然跪下，又吓了我一跳。

「殿下，奴婢是二殿下的人，此番来是二殿下吩咐，他一出事，便来把殿下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」

我手脚发凉，为自己心中的猜测而紧张，又不由得生出点点欣喜来。

「薛准在哪？他既然吩咐你，伤势便不会很重，对不对？」

宫女面色复杂，恭敬地朝我叩了个头，艰难道，「这是二殿下……生前的吩咐。」

最后一丝希望被掐灭。

我忽然觉得自己太惨了，眼眶酸痛，想哭又觉得哭够了，手胡乱比划想再和她说些什么，又实在说不出来。

太惨了，

比母胎 solo 更惨的是好不容易谈个恋爱，男朋友突然人没了。

我哭到一半又觉得很可笑，

我觉得自己精神有点不正常了。

最后实在忍不住，我整个人颤抖着伏到地上呜咽出声。

我用手垫着眼睛，眼泪渗进指缝，整个人止不住地发抖。

「殿下……请务必节哀。」宫女的声音饱含无奈，「如今摄政王那老贼要以谋反罪名将主人遗体示众，实在欺人太甚，我等将您护送到安全之处后，定要掉头与他来个鱼死网破，所以还请殿下尽快收拾，同我一起逃出宫去。」

真是是非颠倒，难言黑白。

薛准人都死了，还要污他名誉。

我深呼吸控制情绪，拿衣袖擦干眼泪，「你们要如何做？」

「后天便是那老贼要将主人示众之日，我等定要拼死护送遗体离开安葬，到时找准时机，挟持皇帝，若能成功，便有一线生机，若不成，一把火烧干净了，也不能留主人在这受其侮辱！」

「挟持薛亥啊……」我干脆起身坐在地上，一边用手擦干净剩下眼泪，一边道，「那，不是太后离他更近些么。」

「殿下？！」

我摇头示意她不必多说，「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就好。」

「殿下……心意已决？」

我点头。

她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似乎十分欣慰的样子，「殿下，主人之前还曾说，他若出事，恐殿下不肯偷生，让奴婢务必规劝于您，

他于江南备下黄金府邸，您之后也不必为生活发愁，且已经布下人马，不会有人去打扰您。」

我不说话，淡淡地看着她，

半晌，她微微有了些笑意，缓慢又恭敬地磕了一个头。

「若您执意，殿下让奴婢，先谢您。」

我扶她起来，她于袖中抽出一封密信交给我，信封上面没写字，

我珍惜地摸了摸，才打开，里面果然是薛准的字迹。

「今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。看此日桃花灼灼，宜室宜家，卜他年瓜瓞绵绵，尔昌尔炽。谨以白头之约，书向鸿笺，好将红叶之盟，载明鸳谱。此证。」

是婚书。

我咬紧嘴唇，一丝哽咽声也没泄出来，泪珠却砸在手背上。

「行，」我轻轻出声，心口仍是疼得厉害，却勉强笑道，「我愿意，薛准。」

「薛准，我愿意。」

15.

天气有些冷，我捏了捏袖中那张这几天不知被我抚摸多少次的纸页，干燥、轻薄又仿佛透着滚烫足以支持我的力量。

长风呼啸，我坐在高座之上，暖炉烘的我头脑有些昏沉，心口隐隐发痛。

「殿下不舒服？」旁边的宫人倾身小声问道。

我感受到摄政王的目光扫过来，含着讥讽与蔑视。于是闭眼装作害怕的样子，他果然对自己的毒药十分有自信，眼神更加不屑。

或许，早上的饭菜里也被加了点什么，我此刻昏沉疲惫，强撑起精神回应身边好心的宫人，

「谁看了他能舒服……」

摄政王又瞪我！

我赶紧闭嘴，当只鹤鹑。

旁边的宫人没忍住低低地笑了一声，

摄政王可还在呢！

我不赞同地睨其一眼，对方会意，也闭上了嘴，笑意却不减。

「逆贼薛准，大逆不道……」

恶心。

我攥紧手心，利用宽大的袖口遮掩匕首，眼神状似无意地扫过薛亥所在的位置。

假装害怕，乖巧，并伺机挟持他。

顺利的话，我会在薛准余部的掩护下撤退，去江南度过余生，他在那里给我准备了个小院子。

不顺利的话，就直接去阴间问薛准他的墓碑上边儿需不需要刻鲁迅。

幸好昨天给他烧了半晚上的纸，就算我死了，到那边估计也够花。

也不知道阴间有没有体院。

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我忽然间听见一声鸟叫，似乎很近，却又不见踪影。

这是那个宫人同我早就说好的暗号，若听得鸟叫，就知道，他们准备好了。

我攥上匕首柄，银制纹路硌得我掌心干疼，

一只羽箭射出，

「护驾——」

时候到了！

我迅速起身，假装躲避刺客，跑到侍卫后面，实则暗暗靠近薛亥。

「大胆刺客，还不拿下！」

摄政王看起来胸有成竹，指挥禁卫军包围已经落了下风的薛准余部。

「住手！」

我将刀刃抵上薛亥喉咙，高声喊道。

果然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我吸引过来，摄政王的表情一瞬间变得扭曲可怖。

薛亥竟病态地笑起来，扶住我有些颤抖的手，低声道，「别怕呀，母、后。」

我摸不准他的意思，干脆抛开脑子里杂七杂八的想法，警惕地威胁摄政王不许轻举妄动。

他若是置皇帝安危于不顾，定会失去民心，他不敢。

「苏绊雪！你怎么敢！」

我手心里全是汗，仍是梗着脖子不甘示弱，「我就敢！」

说完觉得自己像青春期叛逆的小孩似的，没有气势，于是努力回忆电视剧里一些恶毒气人的话，加了一句：

「你这个老不死的！不要脸！」

于是我从叛逆期直接升级成为尖酸刻薄的恶毒儿媳妇。

嗯，还行。

摄政王老头恼羞成怒，一把抓起身边人的弓箭，搭弓便射，

这老头！不讲武德！

我根本来不及躲，一瞬间呼吸不了，心脏仿佛要跳出嗓子眼似的，整个人都麻木空茫起来。

要完！

薛准当时也是这样吗？

他也很怕吧。

会有人不怕死吗？

死前真的会有走马灯吗？

可为什么我只听见猎猎的风声和砰砰的心跳声。

.....

我的肩膀被人拍了拍，我回过神，

是薛亥，

他正弯腰俯身，笑咪咪的，脖子上还有道浅浅的血痕。

「母后，吓傻了么。」

我僵硬地反应过来，自己没死，只是腿软坐到了地上。

手上的匕首早已不知去向，浑身上下都很完好，并没有哪里出现一个窟窿。

像是刚才出现了一场幻觉似的。

「薛、准！！！！！！」

我猛然抬头，一个过于熟悉的身影站在我面前，他穿着普通宫人的衣服，大片阳光洒落在他身上。

啊，他刚才，在我身边偷偷笑来着。

那只好看的手一松，沾血羽箭便落下来。

我听见他轻嗤一声，还是那样漫不经心又低哑阴鸷的调子，
「孝道忠义你不记得几个，本将军的名字，你倒是记得挺全。」

摄政王终于反应过来，看看死而复生的薛准，又看看沉稳冷静的薛亥，「你们！你们！该死的薛家崽子！！」

「我就应该掐死你！！」

薛亥笑起来，他一半身子浸在阴影里，显得有些阴冷的天真，
「舅父的手，掐不断薛家人的喉咙。」

「你——」

风声越来越大，还夹杂着人们的呼喊声、哀嚎声。

我被宫人护在身后，想要往前几步，又被拦住，然后是漫天的
血色，和被捂住的双眼

「主人嘱咐，殿下胆子小，务必不要见血。」

我楞楞地点头，乖乖地自己蒙住双眼，让她们好施展身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嘈杂人声终于渐弱，有人靠近我，像是经过剧烈运动，有明显的喘息声。

「怕不怕？」

他低低出声，声音沙哑，却还是很好听。

是我每天半夜都能梦见的声音。

我点点头，想跟他说话，可一时间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好重复他之前的话，「我胆子小，不能见血，有点害怕。」

「嗯，」他低笑一声，「之前呢？」

我知道他指的是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有没有害怕。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紧张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。

「之前吃了顿饭，没吃很多，因为昨天熬夜烧纸，所以起来晚了，吃太多就赶不上，所以只吃了一点点……」

越说越离谱，但他还在听，时不时还附和几声。

「我是说，」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嗓子间发酸的声音，「我有点想你。」

话音未落，我被人猛地搂进怀里，温暖，可靠，安心。

「我有点委屈，」我低低出声继续道，带着忍不住的哭腔，
「因为我被骗了，但我又很高兴，我高兴得很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他轻轻吻一下我裸露的颈窝处的皮肤，温柔虔诚。

我再也忍不住，呜呜地哭出声，本来蒙着双眼的手也伸出搂上他脖颈，把脸埋进他胸膛。

「薛准。」我哽咽道。

「嗯，我在。」

「我以为你死掉了。」

「抱歉」

「这些天我白天黑夜都怕的很。」

「是我不好。」

「薛准，」我擦擦眼泪，「我可以睁开眼睛了吗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我睁开眼，外面的亮度让我有些不适，缓了一会儿后，我终于看见他。

他头发微乱，眉间阴鸷略散，又添了几分疲惫，眼皮微垂，睫毛长长，眼睛里全是我。

我用袖子胡乱的擦干眼泪，小心翼翼地亲了亲他下颌，「薛准，我想嫁给你。」

他喉结滑动一下，涩声道，「……好。」

我好像听不见了风声，只剩下心跳声。

我的，和他的。

16.

所以说那种看起来不会轻易死的反派，真的就不会轻易死掉。

劫后余生的我和女主唠着家常。

再过不久，我就要和薛准去南方定居，不过这次宴会，是给薛元践行。

他说他要去苦行。

好像是要出家的意思。

大家想不明白，但还是很尊重他，今日特意为他践行，薛亥在高座还是迷迷糊糊，乍一看，还是那副单纯样子。

「阿元哥哥，希望你长命百岁，福泽绵长。」女主举杯敬酒。

「没，他在番外死了，可惨了。」我无情打断，甚至想给他们描述一下五马分尸的惨状。

女主：「……」

薛元无奈：「……我在哪死了？」

「番外。」我认真重复，就是在原书作者后续搞得番外里，薛亥篡位，给薛元秘密处死。

「……是……话本子的那种番外吗？」

「算是吧。」

「你一天到晚都在看什么？！」女主被气笑，一副我无可救药的神色。

「……」

噫，无知的纸片人们！

还好我要和我的纸片人去南方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，

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

我醉乎乎地看向薛准，他果然也在看我。

你看，就是这么容易，

一眼万年。

【END】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